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 第五回 岳飛巧試九枝箭 李春慨締百年姻

詩曰：未曾金殿去傳臚，先識魚龍變化多。
不用屏中圖孔雀，卻教仙子近嫦娥。

話說當時周侗問岳飛：「為著何事，不去應試？」岳飛稟道：「三個兄弟俱豪富之家，俱去備辦弓馬衣服。你看孩兒身上這般襤褸，那有錢來買馬？為此說是且待下科去罷。」周侗點頭道：「這也說的是，也罷，你隨我來。」岳飛隨了周侗到臥房中。

周侗開了箱子，取出一件半新半舊的素白袍、一塊大紅片錦、一條大紅鸞帶，放在桌上，叫聲：「我兒，這件衣服，與你令堂說，照你的身材改一件戰袍，餘下的改一頂包巾。這塊大紅片錦，做一個坎肩、一副紮袖。大紅鸞帶，拿來束了。將王員外送我的這匹馬，借與你騎了。到□五清早就要進城的，可連夜收拾起來。」岳飛答應一聲，拿回家去，對母親說知就裡，安人便連夜動手就做。

次日，周侗獨坐書房觀看文字，聽得腳步響，抬頭見湯懷走進來道：「先生拜揖！家父請先生看看學生，可是這般裝束麼？」周侗見那湯懷頭上戴一頂素白包巾，頂上繡著一朵大紅牡丹花；身上穿一領素白繡花戰袍，頸邊披著大紅繡絨坎肩，兩邊大紅紮袖，腰間勒著銀軟帶，腳登烏油粉底靴。周侗道：「就是這等裝束罷了。」湯懷又道：「家父請先生明日到舍下用了飯，好一同進城。」周侗道：「這倒不必，總在校場會齊便了。」

湯懷纔去，又見張顯進來，戴著一頂綠緞子包巾，也繡著一朵牡丹花；穿一件綠緞繡花戰袍，也是紅坎肩，紅紮袖，軟金帶勒腰，腳穿一雙銀底綠緞靴。嚮周侗作了一個揖道：「先生看看學生，可像武中朋友麼？」周侗道：「好！你回去致意令尊，明日不必等我，可在校場中會齊。」

張顯答應回去，劈腳跟王貴走將進來，叫道：「先生請看學生穿著何如？」但見他身穿大紅戰袍，頭戴大紅包巾，繡著一朵白粉團花；披著大紅坎肩，大紅紮袖，赤金軟帶勒腰，腳下穿著金黃緞靴。配著他這張紅臉，渾身上下，火炭一般。周侗道：「妙啊！你明日同爹爹先進城去，不必等我。我在你岳大哥家吃了飯，同他就到校場中來會齊便了。」

方纔打發王貴出去，岳飛又走進來道：「爹爹，孩兒就是這樣罷？」周侗道：「我兒目下且將就些罷！你兄弟們已都約定明日在校場中會齊，我明日要在你家中吃飯，同你起身。」岳飛道：「祇是孩兒家下沒有好菜款待。」周侗道：「隨便罷了。」岳飛應諾，辭別回家，對母親說了。

到次日清晨，周侗過來同岳飛吃了飯，起身出門。周侗自騎了這匹馬，岳飛跟在後頭。一路行來，直至內黃縣校場。你看人山人海，各樣趕集的買賣並那茶篷酒肆，好不熱鬧！周侗揀一個潔淨茶篷，把馬拴在門前樹上。走進篷來，父子兩個佔一副座頭吃茶。

那三個員外是城中俱有親友的，各各扛抬食物，送到校場中來，揀一個大酒篷內坐定，叫莊丁在四下去尋那先生和岳大爺。那莊丁見了這匹馬，認的是周侗的，望裡面一張，見他父子兩個坐著，即忙回至酒篷，報與各位員外。三個員外忙叫孩兒們同了莊丁來至茶篷內，見了先生道：「家父們俱在對過篷內，請先生和岳大哥到那裡用酒飯。」周侗道：「你們多去致意令尊，這裡不是吃酒的所在。你們自去料理，停一會點到你們名字，你三人上去答應。那縣主倘問及你哥哥，你等可稟說，在後就來。」王貴便問道：「為甚麼不叫哥哥同我們一齊上去麼？」周侗道：「爾等不知，非是我不叫他同你們去，因你哥哥的弓硬些，不顯得你們的手段，故此叫他另考。」那三個方纔會意，辭別先生，回到酒篷。與眾員外說了此話，眾員外贊羨不已。

不多時，那些各鄉鎮上的武童，紛紛攘攘的到來。真個是「貧文富武」，多少富家兒郎，穿著得□分齊整，都是高頭駿馬，配著鮮明華麗的鞍甲，一個個心中俱想取了，好上東京去取功名。果然人山人海，說不盡繁華富麗。再一會，祇見縣主李春，前後跟隨了一眾人役，進校場下馬，在演武廳上坐定。左右送上茶來吃了。

看見那些赴考的人好生熱鬧，縣主暗喜：「今日著選得幾個好門生，進京得中之時，連我也有些光彩。」少刻，該房書吏送上冊籍。縣主看了，一個個點名叫上來，挨次比箭，再看弓馬。此時演武廳前，但聽得嗤嗤的箭，響聲不絕。那周侗和岳大爺在茶篷內側著耳朵，聽著那些武童們的箭聲，周侗不覺微微含笑。岳飛問道：「爹爹為何好笑？」周侗道：「我兒你聽見麼？那些比箭的，但聽得弓聲箭響，不聽得鼓聲響，豈不好笑麼！」

那李縣主看射了數牌，中意的甚少，看看點到麒麟村，大叫：「岳飛！」叫了數聲，全無人答應。又叫：「湯懷！」湯懷應聲道：「有！」又叫張顯、王貴兩個，兩個答應。三個一齊上來。眾員外俱在篷子下睜著眼睛觀看，俱巴不得兒子們取了，好上京應試。當時縣主看了三個武童比眾不同，行禮已畢，縣主問道：「還有一名岳飛，為何不到？」湯懷稟道：「他在後邊就來。」縣主道：「先考你們弓箭罷。」湯懷稟說：「求老爺吩咐把箭垛擺遠些。」縣主道：「已經六□步，何得再遠？」湯懷道：「還要遠些。」縣主遂吩咐：「擺八□步上。」張顯又上來稟道：「求老爺還要遠些。」縣主又吩咐：「擺整一百步。」王貴叫聲：「求大人再遠些。」縣主不覺好笑起來：「既如此，擺一百二□步罷！」從人答應，下去擺好箭垛。

湯懷立著頭把，張顯立了二把，王貴是第三把。你看他三個開弓發箭，果然奇妙，看的眾人齊聲叫彩，連那縣主都看得呆了。你道為何？那三個人射的箭與前相反，箭箭上垛，並無虛發。但聞播鼓響，不聽見弓箭的聲音，直待射完了，鼓聲方住。三人同上演武廳來。

縣主大喜，便問：「你三人弓箭，是何人傳授？」王貴道：「是先生。」縣主道：「先生是何人？」王貴又道：「是師父。」縣主哈哈大笑道：「你武藝雖高，肚裡卻是不通。是那個師父？姓甚名誰？」湯懷忙上前稟道：「家師是關西人，姓周名侗。」縣主道：「原來令業師就是周老先生，他是本縣的好友，久不相會，如今卻在那裡？」湯懷道：「現在下邊茶篷內。」縣主聽了，隨即差人同著三人來請周侗相見，一面就委衙官看眾人比箭。

不多時，周侗帶了岳飛到演武廳來，李春忙忙下階迎接，見了禮，分賓主坐下。縣主道：「大哥既在敝縣設帳，不蒙賜顧，卻是為何？」周侗道：「非是為兄的不來看望。那麒麟村的居民最好興詞構訟，若為兄的到賢弟街裡走動了，就有央說人情等事。賢弟若聽了情分，就壞了國法；不聽又傷了和氣，故此不來為妙。」李春道：「極承見諒了。」周侗道：「別來甚久，不知曾生下幾位令郎了？」縣主道：「先室已經去世，祇留下一個小女，□五歲了。」周侗道：「既無令公子，是該續娶了。」縣主道：「小弟因有些賤恙，不時舉發，所以不敢再娶。未知大哥的嫂嫂好麼？」周侗道：「也去世多年了。」李春道：「曾有令郎否？」周侗把手一招，叫聲：「我兒，可過來見了叔父。」岳飛應聲上前，向著縣主行禮。李春看了笑道：「大哥又來取笑小弟了。這樣一位令郎，是大哥幾時生的？」周侗道：「不瞞老弟說，令愛是親生，此子卻是愚兄螟蛉的，名喚岳飛。請賢弟看他的弓箭如何？」李春道：「令徒如此，令郎一定好的，何須看得？」周侗道：「賢弟，此乃為國家選取英才，是要從公的。況且也要使大眾心服，豈可草草作情麼？」李春道：「既如此，叫從人將垛子取上來些。」岳飛道：「再要下些。」縣主道：「就下些。」從人答應。岳飛又稟：「還要下些。」李春向周侗道：「令郎能射多少步數？」周侗道：「小兒年紀雖輕，卻開得硬弓，恐要射到二百四□步。」李春口內稱贊，心裡不信，便吩咐：「把箭垛擺列二百四□步！」

列位要曉得，岳大爺的神力，是周先生傳授的「神臂弓」，能開三百餘斤，並能左右射，李縣主如何知道！看那岳大爺走下階去，立定身，拈定弓，搭上箭，颼颼的連發了九枝。那打鼓的從第一枝箭打起，直打到第九枝，方纔住手。

那下邊這些看考的眾人齊聲叫彩，把那各鎮鄉的武童都驚呆了！就是三個員外，同著湯懷、張顯、王貴在茶篷內看了，也俱拍

手稱妙。祇見那帶箭的，連著這塊泥並九枝箭，一總捧上來稟道：「這位相公，真個希奇！九枝箭從一孔中射出，箭攢斗上。」李春大喜道：「令郎青春幾歲了？曾畢姻否？」周侗道：「虛度二八，尚未定親。」李春道：「大哥若不嫌棄，願將小女許配令郎，未識尊意允否？」周侗道：「如此甚妙，祇恐高攀不起。」李春道：「相好弟兄，何必客套。小弟即此一言為定，明日將小女庚帖送來。」周侗謝了，即叫岳飛：「可過來拜謝了岳父。」岳飛即上來拜謝過了。周侗暗暗歡喜，隨即作別起身道：「另日再來奉拜了。」李春道聲：「不敢，容小弟奉屈來衙一敘。」周侗回道：「領教。」遂別了李春，同岳飛下演武廳來。到篷內，同了眾員外父子們，一齊出城回村，不表。

且說那李知縣公事已畢，回至衙中。到了次日，將小姐的庚帖寫好，差個書吏送到周侗館中去。書吏領命，來到了麒麟村，問到王家莊上。莊丁進來報與周侗，周侗忙叫請進。那書吏進得書房，見了周侗，行禮坐定。便道：「奉家老爺之命，特送小姐庚帖到此，請老相公收了。」周侗大喜，便遞與岳飛道：「這李小姐的庚帖，可拿回去，供在家堂上。」岳飛答應，雙手接了，回到家中，與母親說知。岳安人大喜，拜過家堂祖宗，然後觀看小姐的年庚。說也奇異，卻與岳大爺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的，豈不是「姻緣輻輳」？不在話下。

這邊周侗封了一封禮物，送與書吏道：「有勞尊兄遠來，無物可敬，些些代飯，莫嫌輕褻！」書吏道聲：「不敢！」收了禮物，稱謝告別回去，不提。

再說岳大爺復至館中，周侗吩咐：「明日早些同我到縣裡去謝了丈人。」岳大爺應聲：「曉得！」過了一夜，次早天明，父子兩個梳洗了，就出了莊門，步行進城，來到縣門首，將兩張謝帖在宅門上投進。

李春即時開了宅門，出來接進內衙。行禮畢，岳飛拜謝了贈親之恩，李春回了半禮，敘坐談心。少停，擺上筵席，三人坐飲了一會，從人將下席搬出去。周侗見了，便道：「小弟兩個是步行來的，沒有帶得家人來，不消費心得。」李春道：「既如此，賢婿到此，無物相贈，小弟還有幾匹馬未曾賣完，奉送令郎一匹如何？」周侗道：「小兒習武，正少一騎。若承厚賜，極妙的了。酒已過多，倒是同去看看馬，再來飲酒罷！」李春道：「使得。」

三人便起身，一同來到後邊馬房內，命馬夫：「取套杆，伺候挑馬。」馬夫答應一聲。周侗便悄悄的對岳飛道：「你可放出眼力來，仔細挑選。這是丈人送的，不便退換。」岳飛道：「曉得！」就走將下去，細細一看。他本性心裡最喜愛白馬的。有那顏色好些的，把手一按，腳都殂下去了。連挑數匹俱是一般，並無一匹中意的。李春道：「難道這些馬都是無用的麼？」岳大爺答道：「這些馬並非是無用，祇好那富家子弟配著華麗鞍轡，遊春玩景，代步而已。門婿心上，須要選那上得陣、交得鋒、替國家辦得事業、自己掙得功名，這樣的馬纔好。」李縣主搖著頭道：「我這是賣剩的這幾匹馬，也不過送一匹與賢婿代代步。那有這樣好馬？」

正說之間，忽聽得隔壁馬嘶聲響。岳大爺道：「這叫聲，卻是好馬！不知在何處？」周侗道：「我兒聽見聲音，又未見馬，怎知他是好馬？」岳飛道：「爹爹豈不聞此馬聲音洪亮，必然力大，所以說是好的。」李春道：「賢婿果然不錯。此馬乃是我家人周天祿在北地買回的，如今已有年餘。果然力大無窮，見了人亂踢亂咬，無人降得住他，所以賣了去又退回來，一連五六次，祇得將他鎖在隔壁這牆內。」岳大爺道：「何不同小婿去一看？」李春道：「祇怕賢婿降他不住！若降得住，就將來相贈便了。」便叫馬夫開了門，馬夫叫聲：「岳大爺！須要仔細，這馬卻要傷人的。」岳大爺把馬相了一相，便把身上的海青脫掉了，上前來。那馬見有人來，不等岳大爺近身，就舉起蹄子亂踢。岳大爺纔把身子一閃，那馬又回轉頭來亂咬。岳大爺望後又一閃，趁勢一把把鬃毛抓住，舉起掌來就打，一連幾下，那馬就不敢動了。正是：驊騮逢伯樂，馳聘遇王良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